擁護政府，信仰領袖，舉國一致，抗戰到底！

救亡日報

沫若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主辦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第六六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郭沫若先生新著
在轟炸中來去
書價一角五分
經售處　救亡日報社　五洲書報社

商務印書館　最近出版新書
戰時手冊　黃龍等編　特價二角
日本作戰力　張肯梅譯　特價八角八分
國際法發達史　劉達人等著　特價一元七角六分
戰時財政與統制經濟　高漢鑒著　特價九角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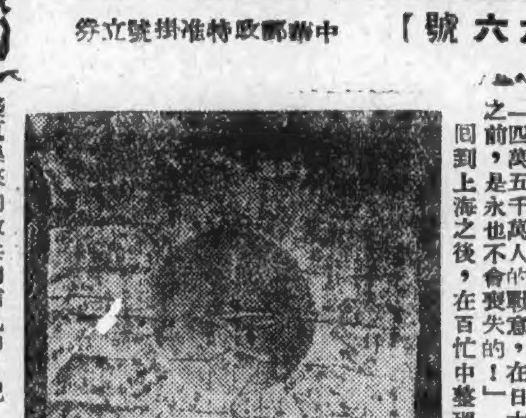
館址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六三一號　電話：九六五二六
報價　零售二分　一月五角　三月一元四角　……　郵費每月一角五分
廣告刊例　特種（報名兩旁）每日每方二十元　甲種（新聞版）……　乙種（中縫）……

士無鬥志的日本
——整理俘獲品所得到的一個結論
夏衍

本報特稿

十月二十五日深夜，我和壽昌從砲火連天的前綫歸來，那天大場告急，所以××路上瀰漫着一種異樣緊張的空氣，在疏星和敵機照明彈交輝的夜陰裏面，我們的車子緩緩地從我們英勇的戰士隊伍中間擦過，道左，我們短小精悍的南國健兒背着龐大沉重得和他們身體不很相稱的武器和行囊，跑步地望着火綫挺進，他們銜枚疾走前，那種大無畏的精神，莊嚴的情景，使我不自禁地流了好多感激的眼淚，道右，大約是經過了長期的塹壕生活，而退下來休息的隊伍，他們雖則軍服上沾滿了泥濘，行列中間或夾雜着一兩個裹了傷的勇士，但是他們依舊是英氣渙發，步調整齊，眉宇間絕沒有絲毫的張皇和倦意，當晚的情景，在我生活中留了一個不能磨滅的印象，我覺得這種沉默的真實，比百十篇宣言千萬遍演講更有實際的使人振奮的力量。我們的軍隊從最高的將帥，到萬萬千千的士兵，都一樣地燃燒着火一般的敵愾，他們猛烈而堅定的「戰意」，從每個人的沉默的行動裏面表示出來，全面抗戰以來，省籍不同，體系不同的千萬兵士在前綫用血肉和強敵作戰，我們雖則有了全連全營全團乃至全師殉國的悲壯的史實，可是值得驕傲的是到今日爲止，我們還沒有一個（單單一個！）脫逃和降敵的兵士！敵人的兵員被俘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是叩首請降，而我們空軍閻海文烈士用他戰鬥到最後的一顆子彈自盡的那種烈烈的氣魄，就是敵人的將卒也不能不發出了欽佩和驚奇的感嘆！近衛文麿說要使我們屈膝，使我們喪失「戰意」，現在我們可以傲然地說：「四萬五千萬人的戰意，在日本的侵略行爲停止之前，是永也不會喪失的！」

回到上海之後，在百忙中整理了四五十件繳獲來的敵兵的信扎和日記，這些材料大部是從敵人的屍體上搜來，有的染着血跡，有的被我們的子彈穿過，這些慘淡的遺物使我黯然，使我悲憫，有幾次我終于不忍讀完那些悲慘的文件而不能不暫時地終止了我的工作。他們在信扎日記上雖則也有「誓當一死報國」，「盡力奮鬥」的套語，但是「厭戰」「懼我」的心情，卻是百分之百的普遍，他們親友給他們的信中也常提到要「膺懲暴戾的支那」，但是在戰綫兵士所寫的東西裏面，卻完全找不出一毫的對中國的敵愾，有的，祗是目擊和身受着中國士兵的勇敢的攻擊，而感到的恐怖，下列的例子，隨處都可以讀到：


彈痕累累的護身國旗

「九月二十一日，三中隊幾乎全滅，想起來，雖說是『支那』，卻也有不可蔑視的戰鬥的力量！」（谷口，隊隊不明）

「十月二日，戰死者中隊長千田大尉等八人，負傷者准尉西原次雄等十七人，本日失敗主要原因，在將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小。」（山室部隊小隊長山口少尉日記）

「午前十一時登陸，聽見『八百個中之一個』的球磨郡青年講，普通寺師團登陸時二大隊八百人中，祇剩七人，爲之驚倒』。（重藤部隊，豬坂稔日記）

「九月二十二日，午前一時，將多數戰友的屍體埋在土窟裏面，繼續前進，中隊集合在土民家中，過了一夜，此夜敵機來襲三次。吹着喇叭衝鋒，想不到「支那」兵竟有這樣的勇敢！」（重藤部隊高橋部隊後藤熊次郎日記）

又如重藤部隊高橋部隊監物隊，本稔□兩封寫而不及寄出信裏：

「支那兵的狙擊，非常準確，不能隨便走路，此次支那兵所用武器，大概爲英美德等國出品，非常優秀，二三日前襲擊我陣地，洶湧而來，我等拚死防禦，始將其擊退。——致友人一」

「我皇軍之苦戰，有非言語所可形容，今日之支那，已非昔日之『清國奴』可比！——致女友信子」

因爲對中國沒有敵愾，不懂得爲什麼要「出征」的原因，所以對於殘殺中國婦孺的行爲，他們都表示了反對，松尾部隊兵士谷本一致他母親的信上寫着：

佛像與符咒

「將挑釁的士民從屋中拖出來槍斃，使我想到了自己，那時候覺得實在可憐，假使敵人到日本來，我們如何？」（署名中島的一本日記上）

「在十月三日安達部隊佔領的陶家宅村落內（離羅店南約三公里）有婦女屍體二百五十具，據隊長說，這是支那軍……」[illegible]

[illegible]

戰事簡報

渡河殘敵已將肅清
敵機昨又四出肆虐

滬西方面戰事，（一）敵軍前晚於黑夜中，分三路祕密偷渡蘇州河灘頭，進攻我姚家宅，圖斷我蘇州河南岸與江橋鎮之綫。被我軍分三路包圍掃射，並將敵浮橋斷，殲敵二百之多，至昨晨敵已被我密切包圍，全部殲滅。（二）吳家庫方面，偷渡之敵較多，並擄精良器械，並借重砲之助，圖頑強抵抗，有三百餘人，在我軍包圍殲滅中。（三）尚有劉家宅方面，昨晨敵施放煙幕偷渡，我軍不顧煙幕撐據點向敵掃射，將敵截成三段包圍殲滅。敵死百三十餘人，其餘逃潰，此線我異常鞏固，敵不能再逞。（四）敵昨晨上午以猛烈砲火轟豐田紗廠，圖偷渡佔據該廠，被我擊退。（五）敵現急圖進南翔，連日進犯廣福，小南翔，並無多大進展。（六）敵機昨晨四出，紛向龍華，浦東各處投彈多枚，到處偵察，並在大場寶山等處飛機場。（七）法軍昨派一隊，並進駐我交通大學，升懸法國三色旗，保護校內難民。

晉東大戰即將開始
平漢津浦我軍推進

晉各路敵我已開始大戰，我增派大量援軍赴晉，阻止敵軍向太原方面之進攻。第×路軍一部份，現正由晉北向南推移，與集中陽泉之大軍，聯合一綫，決定在任何情形下，拚命死守。

津浦線之鳳凰店，陵縣之敵約三千餘人，已爲我軍某部三面包圍，奮勵結果，已加擊潰。廿八日我某下令向敵進攻，陣地進展，並予敵以重創。我方某排長，深夜殺入敵營，用大刀砍敵六十餘人，某營長以機槍斃敵□十後，中彈殉難。當時我軍另派一小部兵力進襲，亦擊斃百餘人，目下津浦戰事沉寂，蓋敵方既未以主力猛侵，我方亦正在準備反攻中，沿線農民亦紛起抗日，陶花店民衆在運河斃敵千餘，並擊燬其小汽船四艘。

平漢線我軍左翼已收復柏鄉，現正向高邑推進中。昨日敵機四架，飛隴海鐵路，沿線郝寨與火溝間及商邱，投彈十餘枚，死數人。當敵機投彈時，有一架在空中自焚墜地。

九國公約會議的認識

本書對於九國公約的歷史意義，簽訂經過，及日本破壞九國公約在國際上的反響，九國公約會議的召集及其前途，以及我們應有的對策和認識，都有詳細的論述，並附有公約全文及決議。欲知九國公約會議結果如何，不可不讀。

準五日出版

上海環龍路一般書店發行

魯迅逝世週年紀念冊

景宋題簽　汪馥泉編

執筆者　景宋　周建人　郭沫若　鄭振鐸　巴金　田□　馮□　王統照　韜奮　阿英

售價一角

經售處　上海救亡日報社　上海五洲書報社

遺失收條聲明作廢

茲有上海市職業界救亡協會第五六六一至五六八〇收條共計二十張，因本會會員在愛文義路途中遺失，除函報各會作廢外，特此登報聲明。

上海市銀錢業業餘聯誼會啓

勝不可驕，敗不可餒，犧牲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

保衛大上海宣傳運動　國軍的精華
——在秋雨淋漓中活躍

上海抗戰已快近三個月了，我前方將士犧牲了無數的血肉，爲我領土主權中華民族之解放而戰。敵人想奪我寸土尺地，都要他消耗極大的犧牲，同時我軍決不輕易放棄寸土尺地給敵人。現在我軍從第一線撤到第二線上，憑着更有利的地形，和更堅固的防禦來跟敵人作持久戰，所以我們上海民衆應當跟前線將士配合起來，起來幫助前線將士，起來保衛大上海！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就決定在九國公約會議開會的前二天，召集上海各團體舉行臨時會議，並發表宣言，向九國公約國具體的表示，要求各國代表主張正義，維持條約尊嚴，制裁日寇：實行（一）明白宣佈日本爲違約國。（二）勒令日軍迅即全部撤退。（三）凡違反九國公約之任何協定宣佈失效。（四）積極援助中國抗戰。（五）請加強九國公約，增加制裁條款。除上面的具體表示之外，並號召上海各救亡團體定昨天全日舉行「保衛大上海」擴大宣傳運動。並製發「救亡漫畫」，「漫畫特刊」，「保衛大上海運動口號」，「爲保衛大上海運動告市民書」，各種保衛大上海，撲滅親日份子及漢奸之標語等宣傳品多種，分散各里弄，商店，並張貼各街頭。同時發動各團體宣傳隊，演劇隊，歌詠隊，到各難民收容所，傷兵醫院，里弄，街頭，進行廣遍的宣傳。

昨天雖然是陰雨綿綿，但每個宣傳隊的隊員們，都冒着大雨，踴躍地到街頭去，到難民收容所去，到傷兵醫院去，到各里弄去。到近郊去，用他們堅忍的救亡熱情，張開他們的口，揮動着他們的手，把在陰沉的秋雨籠罩下，在近郊血戰的炮聲隆隆中，將上海市民喚醒起來。每條街上我們都看到白底紅字驚目的標語：『民衆武裝起來保衛大上海！』『剷除親日派！』『捉拿漢奸李思浩！』『打倒賣國賊曹汝霖！』『打倒主和的漢奸！』『主和者就是漢奸！』。同時在雨水淋漓下，一張張的傳單在翩飛着。到昨天下午二時的時候，據各方所得的報告，各宣傳隊曾被兩租界巡捕房拘捕去六十多人，當由抗敵後援會和文救會去負責交涉釋放。這是昨天擴大「保衛大上海」的宣傳動態，使每個市民都深深地覺到，保衛大上海是每個市民的責任。

各界抗敵後援會
爲保衛大上海運動告市民書

自從八月十三日起，我們的國軍，在最高當局統率之下，爲保衛大上海，保衛中華民國領土主權而浴血抗戰，到現在已經二個半月了。在這二個半月中間，我們的前線將士，以空前無比的英勇，與敵人陸海空軍精銳的機械化部隊搏鬥，已經引起了全世界的震驚的贊嘆，給我民族歷史，添上了萬丈光輝。

現在國軍爲了縮短戰線，便於持久抗戰起見，從十月二十六日起，把東戰場的陣綫，移動調整，從第一線移到第二綫，這完全是爲了戰略的必要。

雖然我們暫時從江灣閘北撤退，但是敵人耗費了兩個半月時間，和龐大人力物力，結果只佔領了黃浦江北岸不滿二十公里的一陣線地。這已證明了我們的國軍是不可輕侮的，我們的領土，是決不輕易放棄的。

我軍撤退到第二線，憑藉更有利的地形，和早有準備的防禦工事，深壕固壘，和華北國軍的行動，配合起來，作持久的抗戰，以消耗摧毀侵略者的武力，而爭取最後勝利，這是沒有絲毫疑問的。在這陣地移動的過程中，敵人和漢奸勢必到處散佈謠言，淆惑人心，甚至主張議和妥洽。爲此我上海市各團體今日特舉行聯席會議向大上海市民鄭重宣告，抵抗到底，犧牲到底，已爲我政府既定的國策，我們要擁護這國策到底，我們決不容許奸人或失敗主義者的造謠煽惑，以動搖前綫後方軍民的抗戰決心。我們大上海的市民，不但決不動搖，決不懈怠，而且要更堅決更熱誠地進行抗敵後援工作。我們要像前線作戰將士一樣地爲國家爲民族壯烈犧牲，我們決計要保衛大上海，因爲大上海是中華民國的領土，而決不能放棄的。大上海的市民，趕快起來，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的國策，加强政府與民衆，民衆與軍隊的團結，大家起來，作前綫將士的後援，厲行對日經濟絕交，嚴厲制裁漢奸，幫助軍隊工作，要求九國公約會議，對日實施制裁。這些責任，都落在大上海市民的肩上，大上海市民起來！保衛大上海！保衛中華民國！擁護政府，抵抗到底！

楊瑞符營長訪問記

救亡日報惠存

置之于死地而後生

楊瑞符

楊瑞符營長手跡

在那四面燃着火焰，被敵人層層包圍的陣地中，偏偏有我們的幾百弟兄會那樣強硬抵抗着敵人，毫不畏懼而竟苦戰了四晝夜，我想這要是換了畏死的敵人處在這種環境，他們老早就要棄了槍械，而跪在地上求饒吧？

領導着這幾百個弟兄抗戰的，一個是團附謝晉元，一個是我所要在本文中提到的營長楊瑞符，

對於這樣的一個果敢英雄，我們該如何地去描寫他呢？他有一個高高的顴骨，黑黑的濃眉，不？應該寫他那一對發光瞳子，比較適合一點，那瞳子十足地表現了他鐵一般的意志。這樣寫似乎還不够，他還有一個和藹的個性，一看見記者走進了他的病室，他就笑嘻嘻的；『你要問我守在閘北的經過嗎？各報上都登得很多，大體都是不錯的，尤其是昨天大公報的一篇，那上面記的是我的談話？但是你一定要我告訴你，我可以談一點守在四行棧的感覺與退出後的感想，就是怎樣地來抵禦敵『那時的感覺只有一個，

人，有人說我們把遺囑也寫好了傳遞到外面來，這是不確的，那時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家屬們，當了軍人，就是國家的人，我們爲國犧牲後，自有國家來替我們安排家屬，還用得着多來就心嗎？自抗戰以來，敵軍調到了閘北，就從來沒有寫過一封信回家去，家裏的人也不知道我在那兒，他們還以爲我駐紮在××吧？』他說到此地停了一停，發亮的瞳子，望着窗外，天是陰暗的，枯椏枝在細雨中掙扎着，這位果敢的英雄，大慨想起了他遠處的家吧？不，他繼續談下去的是更堅決，更令人興奮的消息：『因爲我們事先沒有準備，一得到上師的命令，叫我們死守閘北時，我們立刻發動全體弟兄築防禦工程，堆置沙袋，一直到天亮才將一部份工程，那時，弟兄們都脫去了衣服，累得滿身的大汗。這時，蒙古路前哨的我軍就來報告：『敵人前進了。』他說到這裏非常地振奮，就將握緊了的拳頭一揮。

『我們立刻在門口佈置了兩架輕機關槍，預備給敵人以迎頭痛擊，不久，敵人果然來向我們進攻了，一面放火，一面猛襲，敵人大約有四五十人模樣，那時我們覺得我們的兩架機關槍還不够發揮我們的威力。於是叫了幾個弟兄在屋頂上投下了幾個炸彈，一下子擊斃了二三十名，其餘的敵人就逃去了。』

『到了第二天下午二時，我們的工程大半都築好了，六層樓全堆滿了沙袋，敵人要想用砲轟擊我們是不可能的『大陸銀行的四面，靠着他堅固的建築，敵人要想平射砲來射擊也更不可能。可是我們卻不得不遵令退出了，謝團附與幾個部流下了眼淚，我們悲泣的是成功沒有，成仁未果。在這全面抗戰時，我們希望每個中國人都應該抱着『置之於死而後生』的觀念，這樣貪生畏死的敵人，管他砲火如何利害，也豈奈我何！』

『我現在仍舊活着！』楊營長光榮的笑了！他是河北省人，家中還有老父老母，一妹一弟。太太，孩子。全家現在都住在無錫，我想他們該要如何地愉快呵！

救亡短訊

◊汪馥泉編「魯迅紀念冊」，景宋題簽，已出版，售價一角，經售處本報及五洲書報社。

◊李華卿著「民衆武裝論」已出版，售價一角，五洲書報社。

◊籌備半月之聯合圖書館，決於今日開放，並徵求基本讀者一百人，並設流通及閱覽兩部，以能捐國幣一元或捐書籍價值二元者爲合格，可享受免繳保證金等權利。該館已有圖書二三千本，報章雜誌小型書籍五十餘種。辦公時間上午九時至十一時，下午二時至五時。地址：直門路衍慶里八號。

◊岩瑛，若鏡等所創辦之寒光文藝會，因欲擴大會務，徵求新會員。凡是愛好文藝之青年，不論性別，年齡，籍貫，均可參加。參加者祇須抄一履歷表，函投至□西班牙菜館陶高世斐君，司後路口。

救亡播音

文救會救亡播音，今日下午七時半至八時，由鄭允恭先生在交通部廣播電台演講「對今日九國公約會議的期望」。下午七時，在交通部電台由蟻社播送「毒藥」。

本報代收

本報收到陸鳳翔先生經募華麗公司捐助雨衣十件雨帽二十頂，雨衣料十四碼，贈送前線將士。魏菊逸女士王貞民女士，王少文先生各捐洋五元，焦嫣捐洋一元指贈第八路軍購置防毒面具，又屈臣氏藥房月捐救國會，捐洋四十六元一角，（內有硬幣二元）贈第八路軍。除轉交外，特此公佈。

社論

九國公約會議開會形勢觀測
樊仲雲

九國公約會議，因了比利時的關潮而延擱了的，今天（三日）在比京正式開會了。由這幾天來的形勢，我們看到日本與德國之拒絕參加，蘇聯已決派其外長李維諾夫代表出席，而德國不派代表出席，則使日本減少了代爲發言的喉舌，這形勢是於我們有利的。

德國之拒絕邀請，其最大的原因是爲的顧全中國的友誼與英美的感情。德國之對華輸入貿易，在過去二年是僅次於美日，居第三位，他不能爲了與日本有防共協定的關係而犧牲這巨大的利益。且此次會議的形勢，英美之與日本。顯然是在對立的地位，也使他不願爲了日本而與英美對立起來。自去年日德防共協定成立以來，英美的傾向已從德國轉到蘇聯，至少英美已感到德國的野心比蘇聯的政策更可驚懼，在感情上認蘇聯比德國爲可親近了。他爲什麼要再來一個日德雙簧，促使英美的行動與蘇聯結合在一起呢？

與德國同樣，足爲日本發言的喉舌的是意大利。意大利本決定遣其外相齊亞諾（前上海總領事，墨沙里尼的女婿）爲代表出席，後來忽然改派前李頓調查團的意國代表馬來斯可蒂伯爵。齊氏之出席，據說原欲就比京會議將西班牙問題與英外相艾登有所商談，因發生阻礙，故中止出席。在這期間，曾有從德國駐英大使里賓特羅甫（他是希德拉的親信）來到羅馬，拉攏意大利加入日德防共協定。這事目前似尚未臻成功。在會議中，意大利對於英國，誠然已無所顧忌，但是美國的感情，似不能不相當考慮。並且，馬來斯可蒂伯爵，他從前是李頓調查報告書的共同起草者，他的發言，當不會完全抹煞起草報告書時的態度，或者不致成爲日本的發言人罷。故意大利的態度至多將以消極的延宕手段，促使會議的遲遲進行。

但是會議的遲遲進行，卻正爲日本所希望。日本目前雖然反對參加九國公約會議，但這可並不是反對英美的調解。日本所反對的是以會議的形式，把他當作被告般來審問。日本主張中日兩國應該直接談判，英美不妨從旁斡旋。華府會議時的山東問題便是這樣解決的。日本不願以堅決的拒人於千里以外之態度，引起英美的反感，而造成英美法蘇的大聯合，致發生超於調解以上的什麼行動。英美法蘇的聯合一致的壓迫，這是他所最爲恐懼的。

因爲日本的態度並不是堅決的拒絕，這使英美認爲調解之門尚未關閉，九國公約會議日本既拒絕參加，不妨以另外形式的會議，再請日本出席。這樣，會議就不免要遲延下去。而這都是日本的希望。因爲日本在華的軍事行動，目前尚未能告一段落。日本希望在華北方面能取得山西，把黃河以北的地方都屬於他的勢力，上海方面能把爲時已兩月有半的僵局，打開來，中國的軍隊退出上海，然後利用其戰勝者的地位，藉口既成事實，而對中國提屈膝的條件，對英美列強講妥協的辦法。

因此之故，我們對於目前的九國公約會議，應立即促其講求具體的辦法，反對以空洞的討論致延長日本強盜對於我們民衆的屠殺。如言調解，則首須停戰恢復原狀，日軍從何處來就須回至何處，否則便與調解之義不合。我們知道九國公約會議的召集，是爲的日本破壞條約的規定，不守其所簽字贊同的義務，故會議必須設法矯正日本這種目無法紀的行動，纔是正理。

日本深恐會議能有迅速的結果，而其在華的軍事行動，竟遲遲不進，所以最近集其全力以攻擊山西與上海。而以此故，我們爲使外交形勢更有利於我們，不可不全力以攻山西，而欲守山西，則不可不在平漢津浦兩路實行反攻，直搗敵軍的後路；蓋天津若受危險，正定若爲我有，侵入晉東的敵人將不戰而自潰。同時，在上海方面，我們要固守從劉河廣福江橋以至蘇州河之線，我們要以全力來保衛大上海。

（十一月二日）

我們要抱定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的決心！

從南京到漢口

辛人

十月廿三日是我們由南京出發赴漢口的日子。因爲戰爭的影響，下關的船都沒有一定的開行時間；旅客的擁擠又是意想得到的事，房艙，官艙的舖位都賣完了，統艙也沒有容得我們的舖位。結果我們只得買統艙票，每人再加七塊錢租茶房的艙位，Y軍長和××軍的T參議等又不能不買大餐間的客票，價目貴得厲害。

晚上七點多鐘在太古碼頭乘小汽船登「果淞輪」，因爲空襲的關係，連外國船都不敢在下關停泊，所以必須由小汽船接駁得七八里以上的輪船停泊處。十點鐘「果淞輪」起碇，看着南京和浦口的燈火逐漸消失在蒼茫的夜色裏，只有那零缺的皓月，卻永遠跟住我們，而且越來越清澈。再見了，南京！願我再見你時又多見一些敵機的殘骸！

××軍的T參議高齡已過六十，然而身體健康，精神飽滿，最使人驚異的是他的談話完全是一個年青人的口氣。在平常，我們青年人和上了年紀的人接觸，總覺得互相間有相當的距離。我只在照片上看過高爾基和年青團員的合照，充滿着自由溶洽的愉快氣分。這種氣分我現在是第一次體驗到了。我一向不相信有所謂「還老返童」的人工妙術，但我現在卻得到這樣的一個哲學觀念：凡與歷史的真實吻合行動的人，他會像四季常青的松樹一樣，只會健全豐富而不會老弱。

跟T參議一起的還有兩位少年同志。一位是十六歲的四川人，一位是十八歲的安徽人。這兩位小英雄使我們減少許多旅途上照例要有的無聊。兩人的容貌和性格都不一樣，然而都有一樣的頭圓的政治意識和警覺的思想，四川小同志身材十分發達豐滿，眉目也非常挺秀，穿着青黃色的軍服，掛着××軍的隊號證章，他本來在從前××軍裏，也走過了兩萬里的征途。安徽小同志卻是滿臉機敏，具有成人的慎重，微笑起來兩隻眼睛合得很小。一個十幾歲的少年會滔滔不絕地跟你縱談各種政治問題，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不可思議」的事情多得很。在南京時有一晚T參議和一位也是××軍同志的L君到我們寓裏坐談，當時東平也在座。L君和東平是十幾年以前在海陸豐就認識的，他現在已有三十幾歲的年紀，可是從容貌和實際看來，誰都要說他是廿歲上下的青年；更奇妙的是東平說L君從前的口吃現在幾乎沒有一點痕迹了。這又是我前面說過的那個哲學觀念的一個明證。我們問起丁玲女士編輯的「二萬五千里」的集創體作的出版情形（記得某報上曾有這樣的記載），當時T參議就指着L君說：「二萬五千里」就是他編輯的，不是丁玲女士編輯的。可是L君又說將來交把另一位同志去整理了。

還有幾件事就實在有點不可思議了。這是那位四川小同志告訴我的，他說在延安有一個十五歲的孩子，他的一隻手因爲打仗受傷，不能動彈。但是他的頭顱卻像是鐵鑄成的，經過五個人同時揮拳槌擊，都不覺得痛，這位四川小同志親手擊了他一下，拳頭反而腫痛了。還有一位武裝同志在四年中受了九顆子彈的打傷，有的子彈並沒有拏出來，然而他卻康健地活着，有一天在吃飯的時候，他竟在舌頭下面吐出一顆子彈來，但人卻安然無恙。

船裏辦事房有人在吸鴉片烟。四川小同志很奇怪地跑來問我說爲什麼船裏可以公開吸鴉片。他說他們那裏是絕對禁止的。不過當他們走過那冰天雪地的高山和荒無人烟的草地時，隊伍裏曾有命令叫各人帶些酒，辣子等物，一遇到凍得不能動彈時，就找這些東西吃喝。

在第二天清晨，船靠蕪湖岸邊時，我們曾經上岸去跑了一趟。蕪湖的街路都是沙土的，沒有一條柏油路，我們渡過蕪乍鐵路，有一些苦力用獨輪車推着黃金色的礦沙，也有的是兩個人共扛着一大塊的礦土。學校只見過「聖雅各中學」和「聖母院」的女子專修學校。我們本國的教育有許多都得讓外國教會來辦理，實在也是意味深長的事情。靠江邊矗立着建築在一座小山崗上的「蕪湖醫院」，磚紅瓦白，樹木蔥萃，令人想起古代的城堡，此外就是一片零零落落的矮草屋，住的都是貧窮勞力工人。

船中無事，找了一本「民族解放戰爭的戰略和戰術」（凌青）來看。後半「抗敵戰爭經驗錄」係轉載陳伯達君著的「國防槪論」之附錄（此書署名史達著，在天津出版），伯達曾寄了兩本到香港給我，一份因爲當時代我轉寄件的半島書店遭受港方的搜查扣留去了，一份幸而落到我手裏。是一位領導東北義軍的將士所寫的，但凌青書中則無註明，祇係該書出版時凌青先生已離滬，爲出版者疏忽未加。爰誌之以告該書之讀者。

廿五晚船泊九江，又上岸跑了一趟九江比蕪湖繁華得多多，馬路也很齊整。廬山被蔽藏在薄暮的霧靄後面。安徽小同志說這個廬山是不是「廬山談話」的廬山？蔣委員長的廬山談話業已深印在每一個國民心裏，不知廬山真面目，如這位小同志者，也已因廬山談話而知道廬山了。

船到廿六晚才抵漢口。武漢的空氣又和南京不同，市民對於空防甚不在意。防空司令部不斷出佈告叫人們挖防空壕，可是敵機有時晚上來襲時，有的市民竟站在樓上用手電筒向空中照射！這眞令人啼笑皆非了。

（廿七日，漢口）

請大家筆下留情

李阿毛

抗戰以來，在我們的報章雜誌上，往往可以看到許多修辭上欠斟酌的地方，不妨把牠指摘出來。以後，要請大家避免才是。

敵人　現在我們對日本人，一律稱敵人，其實很不合。他們既不把我們當做交戰國，我們怎麼可以當他們敵人，所以應當一律改稱倭寇，因爲他們的舉動，並非純粹戰爭，與明代來侵略的他們的老祖宗倭寇，完全沒有什麼兩樣。

出征　我在報上看到，說：「日兵出征華北上海……」，我很痛心。征字什麼解釋？字典告訴我：征者，上伐下也。日本人當我們奴隸，所以稱「出征華北上海……」，我們中國人，豈可自己也稱征？

絕交　爲了絕交二字，大家有許多討論研究，要討論研究得到相當把握時，才預備實行。我想：用絕交二字，如果改用封鎖二字，或者在理論上有許多斟酌，不是便利得多麼？因爲這二字，日本人已經用過了，我們不妨也回敬他一下，他用交通封鎖，我們就來一下外交封鎖，經濟封鎖，不用絕交，就可以不必從外交上加以斟酌，立刻可以實行了。

戰地服務瑣記

楊芬君

三　在戰地醫院

到達了前方以後，我們全體團員，首先到那兒的戰地傷兵醫院去慰勞，住在裏面的大多數是輕傷，我們表明了來意以後，他們都非常的愉快。和我們談了許多，當我們問起火線上作戰的情形的時候，他們都憤恨的說：『我們那里是和日本人對打，他們派來作戰的全是東三省的人民，只有長官是日本人，在後面殘酷的壓迫着他們和我們拚命，日本鬼的心眞毒辣可。』隨後他們又說起戰地漢奸的種種搗亂行爲，又把留存在身邊的戰利品拿給我們看，中間有敵人的帳幕，洋鐵盒子等，以及日本鬼的靴子等，並且說奪得的武器也很不少，都已繳上去了。這些可敬的勇士，他們的創傷，不是沒有代價的！爲了表示我們對於這些勇敢的戰士的敬意，和他們臨別的時候我們特別爲他們唱了三個救亡歌，在他們歡呼鼓掌中，我們離開了那兒。

我們在開始服務以前，把全體團員分成了四組，我被編在第一組。在到達前線的第三天下午，我們第一二組，接到了派赴××師作救護工作的命令。××師是在我們之前開到這兒來的，他們正與雜店方面的敵人作猛烈的戰鬥，他們的戰地臨時醫院雖開我們約有十多里的路程，大家一聽到工作來了，都很高興，立刻冒雨出發，到達了目的地，便開始作慰問及救護工作。

這里最使人驚心動魄的，是週遭都充滿着血腥，腐臭和火藥的氣味，加以因爲經過敵機劇烈的轟炸，民房多所被炸毀壞了，老百姓幾乎逃走一空，街道與田園顯得無限的慘淡荒涼。這里的臨時醫院中，重傷的很多，我們爲了救護工作不致間斷，便決定分班服務。當晚我一直工作到十一時，才回宿舍去休息。

我們的這一所宿舍倒是一家闊人的住宅，屋內不僅桌椅床鋪齊全，衣物遍地，書架上還整齊的陳列着大批的洋裝書籍，主人是早就走光了，連僕人也沒有一個，從他們所遺留的照片，信札和日記上看來，這家的兄弟姊妹們都是上海某些學府里的高材生，並且還有在外洋鍍過金的，國家自然是待他們不薄，可是當這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他們卻都已逃走了，甚至小姐不會有時間攜走她所收藏的情書，少爺未能拿出他的日記，那些不知何許人也的男士們，刻意書成的佳作，而今散滿一地，我們隨手拾讀，做了笑話的資料。日記倒還記得認眞，有人拿來襯墊東西，我覺得未免可惜，代爲收藏在一邊，後來這家主人回來探望的時候，果然問起了這本日記，我便還給了他，不過所存的棉衣，因傷兵夜間缺少被蓋，我們便不客氣的代爲捐，贈了一些。主人倒還好，非但不曾責備我們，第二次來探望的時候，還特地帶了些食品來慰勞我們。

到那兒的第二天，傷兵在轟炸聲中源源不斷的從火線上運了來，臨時醫院里的幾所空房裏和走廊上，都橫直的躺滿了。陸續來不及準備，有的便躺在粗糙的稻草上，後來連稻草也沒有了，只得躺在潮溼的地上。他們有的被槍彈洞穿了胸膛，有的被刺刀刺傷了腹部，有的被砲彈的彈片打壞了眼睛和頭部，有的被炸斷了腿和手，更慘的是有的被開花彈打爛了屁股，撕碎了臂膊，以及創去了全部的嘴唇，牙齒，和舌頭，他們還活着，但全身浸在血汚裏，一顆顆未死的熱烈的心，正被最大的痛苦撕咬着，我們給他們洗傷口，敷藥，包紮的時候，他們是簡直痛不可當！

因爲這一師正守着衛要地帶，和敵人作猛烈的血戰，接連三日，這臨時戰地醫院里，全躺滿了傷兵，後方未及派車來裝運。我們手頭的藥品，紗布均感缺乏，有的竟沒有辦法給他們按時換藥，火伕們也忙個不了，喝的開水，吃的食品，均來不及供應，甚至有的傷兵作戰過幾天，沒有吃過一點東西，這臨時醫院里也沒法供給。人手太少了，躺着的傷兵又是這麼多，軍醫處也束手無策，只有盼着後方派車來裝運。

最使我感動的是作救護工作的第三天。那天的晚飯後，我們去爲重傷的兵士們換藥，爲了開水的缺乏，未能充分的給他們洗傷口，藥品是更不敷用，便連礦酒，也還得摻水使用。那時，傷兵們，到我們一出現，都悲哀的喊着，請求着：『醫官，快給我上藥啊，我打傷以後還沒有上過藥哩！』

『醫官呵，我痛得太厲害了，又發燒，又怕冷，請給我一點藥吃吧！』

『醫官，他們爲什麼還不把我們送到後方醫院去？我們已經來了三天了！難道就這樣讓我們死了嗎？』

這些呼聲，從四週傳了來，撕裂着我們的心，而我們人手是這樣的少，我們所剩餘的一點藥品是更少，眼望看這大批爲保衛祖國而戰鬥流血，以致重傷的戰士們，我們恨不能用我們的眼淚來洗滌他們的創傷！

當我們爲一個個傷兵洗滌傷口的時候，我們首先得用剪刀剪去那被血膠粘着的衣服，有許多傷兵的創口已經在開始腐爛，那陣陣腐臭的氣味沖進了我們的鼻孔，我們幾乎要嘔吐；但當一念及他們全都是保衛祖國的戰士，是以全生命在火線上和日本帝國主義拚過的，我們便不禁肅然起敬，忍受住了那股氣味，很耐心，很溫和的爲他們洗傷，敷藥，並且輕輕的給他們包紮，期望能減少他們幾分痛苦。

第四天一起來就聽說有七八個傷兵死掉了，我心裏不禁埋怨起後方工作的人們來。也許這幾個可敬的戰士能早點被接到後方醫院去治療，還不會死吧！

幸而還好，活着的今天全數被運送到後方醫院去了。

據師部的人告訴我們：『這一批戰士的受傷是由於敵人以重砲及飛機攻擊，敵方所發砲彈密如連珠，在某二小時內竟達一千餘發。我方士兵們仍固守陣地，未曾後退一步。』這消息使我對於剛運走的傷兵和他們的同伴，更增加了敬意！而隨後的兩件事實，也有力的給我說明了我們的戰士是何等驚人的勇敢：一個腿部和手都受了傷的小兵被送來了，我給他上藥的時候，他說當他在一百米的距離看見了敵人的時候，非常的生氣，立刻扔過兩個手溜彈去，第一個沒有響，第二個響得很，對方立刻集中火力向他射擊，他中了槍，本不願回來的，他長官卻逼着他回來。他要求我告訴他，要幾天可以再回前線去。還有一個年紀已經四五十歲的兵士，他的腿部剛受了傷，我給他止痛藥吃，他不吃，要我給他包紮住傷口，放他趕快回到火線上去。

九月二十四日

保衛大上海

楊騷

我們要保衛大上海
我們要保衛大上海
大上海是我們經濟的命脈
大上海是我們文化的心臟

五年前，在這裏
我們流了多少的鮮血
我們拚了多少的頭顱

五年後，在今天
我們眼看着地上長出了花
我們踐踏着血跡走上了征程

大上海是我民族的生命
大上海是新中國的保姆

我們要保衛大上海
我們要保衛大上海

本報十日合訂本第五輯出版

本報爲便利讀者保存及參考起見，發行十日合訂本，第一二三各輯早經再版，現第四輯第五輯均已出售每冊二角，欲購從速。

招請外埠經售人

本報爲擴大宣傳，增加抗敵力量起見，應內地讀者要求，招請本報外埠經售，凡各地讀者，書店或派報所，願經售推銷本報者，請來信向本報營業部接洽可也。

本報營業部謹啓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救護慰勞委員會第二次募集慰勞品及代金清單（三）（七）

無名皮蛋二只，李先生毛筆十支，無名毛巾一條，皮蛋一只，陳先生香烟五包，謝先生茶一聽，潘先生牙粉四包，[illegible]先生荷四聽，振德和電筒三只，電池一打，朱公館麻袋一只，（銀錢業聯誼社經募）錢亦徵二角，徐又德五角，拼錫璋一元，劭德新二角，[illegible]幼棠五角，黃淑洲一元，史汝楫一元，茹壽成五角，蔣仁源一元，金太太五角，章積參一元，黃清如一元，周邦乾一元，陳王森一元，王衛記一元，大昌麻袋八只，徐正祥筍兩聽，陳先生麻袋一[illegible]，悅朱黑蓄廿斤，陳業棠棉胎一條，黃錫林三元，復興號三元六角，韓宏達二元五角，陳華畢一元五分，李先生二元，周林[illegible]陳祖庚二元，李女新二元，秦達誠二元，陳德之一元，[illegible]當彬一元五分，羅南藩一元五分，沈慶鴻一元五分，張克衡一元五分，[illegible]葛助康一元，馬寶珍棉被一條，陳聘渭一元，勛錢栗一元五分，范曉鳳一元五分，周栗齋二元，鄭曉華二元，樂觀成二元，無名一元，袁際庚一元，吳明珠絲棉背心一件，吳定功五角，豫捐羲一元，曾晉滿五角，無名一元，惠紀一元，鄒行青一元朱大年一元，李文成兩葉時成三五角，袁民生四角，葉季康一元，聽良韓四角，朱欣穆四角，姚蔭吾一元，周仲半四角，吳定聽一元，朱千里一元，柏拉哪，寶彭林，韓家南，蔡太太，唐士樞各捐一元，明星，新泰，各捐一元，恆裕藏袋四只，余渭昌藏袋八只，素女士一角，顧太太一角，寶源號二角，藏廷芳，陳明清各五角，姚家瑛一元

我們要把所有的人力，物力，貢獻給國家！

文藝

從文藝通俗化說到戰時文藝

艾蕪

文藝必需通俗化，亦即是必需大衆化，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只是把通俗化的文藝，和純藝術的文藝，對立起來，我覺得這是不對的。我們做通俗的作品，並非丟開藝術的製作，來降格幹的事情，而是文藝本身要通俗化，才有它的遠大前途。通俗化，說得具體一點，即是表現作品的語言，須應用大衆的口語。要使我們的作品活潑，充滿了新鮮的生命，這乃是一付最好的藥劑。像小泉八雲，他可算是藝術至上主義者，喜歡悅耳奪目的文字，連安諾德（M Arnold）也被他看爲第五流詩人，但在文學作品的用語上，卻竭力主張大衆化，即是叫作家盡量應用大衆的口語。並說：只有這樣，才有成功的把握。

自然，現在還不少人懷疑，作品通俗化了，會失掉好些藝術性，因而，便無意之間，把藝術作品，和通俗作品，對立起來。其實，這是「短說」，我們的水滸傳，紅樓夢，儒林外史，這些應用口語寫作的傑作，誰敢說牠沒有藝術價值。拿歐美人純爲稱道的聖經文學來說吧；這本書也不過是善於應用當時的口語而已。或者有人要說，寫一篇短的牆頭小說，以至首把小歌謠，這也配得上費那樣大的藝術勁兒麼？我道，爲什麼不要，你不通過藝術，它不會動人呀。在我們寫作的經驗上，深切地感到，愈通俗就愈需要藝術。——除非你只是馬馬虎虎地創作。

因此，目前，展開的文藝通俗化運動，我以爲絕不是在文藝領域內，另外建立通俗文藝一個部門，而是把路子走歪曲了的文藝，領到通俗化（亦即是大衆化）這條大路上來。此不僅爲了救亡的迫切需要，而也是爲文學本身的前途着想。

文藝這東西，根本說起來，就是語言的藝術，一切都表現在語言里。你能熟悉那一階層的口語，你便能表現那一階層的人物和環境，而使之達到異常真實的程度。否則就正如俗語說的，「戴起斗笠親嘴，還隔一層子哩」。我們自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自然不能全部抹煞，認爲應用口語不够，但大多數的作品，下細檢查起來，的確是與口語離得遠一點。這由於我們寫的時候，只覺得這是寫來印在紙上，給大家眼睛看的。或者再進一步，是使看的人偶然高興唸了起來，覺得音調鏗鏘，筆路有氣勢，如是而已。因爲變成眼睛看的文藝，第一就要使它合乎文法，連我們口語上往往省略掉的詞頭，也規規矩矩添上去。像一般人說的「叫你爸你媽都來玩哪」，寫在我們的文章上，卻總是「你爸」「你媽」之間添上了「的」字。又如紅樓夢上（這是隨便舉一句）「邢夫人使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依我們的慣例，就會寫成這樣「邢夫人對跟的人使個眼色兒，於是跟的人便退出去」。文法雖合了，可就累贅。又如老殘遊記上，「西北角有芭蕉叢中，有個方池，大約二丈見方，就是金線泉了」。依我們現行的文句，就準是這樣「在西北角里的芭蕉叢中，有一個大約二丈見方的池塘，就是金線泉」。我想，如用眼睛看，倒也不大礙事，倘若向人講，還是用前者順口些。先前，甚至數百年前，那些白話小說，爲什麼有許多還合現代的口語？這是值得研究的，我想是由於作的時候，他們不是爲了供給士大夫看，而是寫了出來，還要憑藉說書人的嘴巴，講給目不識丁的車夫負販聽。因爲有了這樣的界碑，這樣的範圍，他們才能同當時傳統的文言古文隔開，獨自發展成新的東西，文言古文的句子，也沒有關進去。請看我們現在的作品吧，就因沒還範圍，也沒這界碑，便在眼睛的視野內，盡量的發展，只要合乎文法的文言句子，也不妨用。像周作人的白話小品內，就夾雜有不少的文言，例如「也」字。至歐化的文句，老實說，也增加了現在作品的累贅。我不反對歐化，但要歐化的句子，能上口，能增加我們語言的豐富，不是要它在看的文字上紮彩，擺出洋花樣。（未完）

西線

陳无咎

侵略先鋒負板垣，全軍皆墨覆渾源。關東一蹶三千騎，塞北連營八百屯。獻馘陳俘寒敵胆，鐃歌鼓吹奏還轅。元戎山戰摧強寇，萬點鴉飛落日喧。

其二

大軍西線捷平型，再越靈邱捷廣靈。一夕銜枚三百里，詰朝殲寇五千零。梯山跋棘勝猿玃，斬蔓除根斷豕苓。酣戰勁於風掃葉，白登山麓晝冥冥。

悼郝夢麟將軍

鍾桓

江河在怒吼！

山岳在震撼！

我們的血的全面抗戰展開了。

我們這一次的抗戰，是中國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是中國數千年來歷史文化絕續的總界線，同時也就是中國革命向更新的道路上開展的時期。

我們這一次抗戰的展開，拿嚴正的事實來講，實在是中國革命勢力展開的緣故。中國這幾年來，革命勢力的積極澎漲，所有的軍閥，官僚，土豪，劣紳，都漸漸的銷聲匿跡，共產黨也已放棄了他們的主張，這可說明中國革命已到了新的階段。因此，也就同帝國主義發生了尖銳的衝突。日本帝國主義是壓迫中國，侵略中國，摧殘中國革命最甚的國家。故中國革命勢力，與日本帝國主義鬥爭，是必然的形勢。這就是我們血的全面抗戰發生的基礎意義。

不幸！在這次中國革命大鬥爭中，我們的民族戰士，我們的國家健將，我們的忠實的三民主義的革命同志郝夢麟將軍犧牲了！

樹木在悲號！！

蒼天在弔淚！！

血染黃土！！

氣漫山河！！

我們是多麼悲傷！我們是多麼惋惜！我們是多麼愴痛！恨不能同我們這忠實的三民主義的革命同志郝夢麟將軍慨然殉義。天可補，海可塡，我們的遺憾是無窮境啊。

同志郝夢麟將軍！

忠實的同志！郝夢麟將軍！

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同志！郝夢麟將軍！

你個人的責任算是完了，你可安然的甜睡於仙鄉了，但是你的革命精神是多麼偉大啊！你犧牲的前途是多麼光明啊！我們未亡這一羣——三民主義革命的同志，一定繼續你的革命精神，一定奔上你犧牲的這一個光明前途。同志！郝夢麟將軍，最後請你安心的甜睡吧。

腥風萬里，烽火迷天，遙望朔北，瞻顧滬西，我們的血奔流了！

（十月二十九於上海前綫）

抗戰隨筆

包天笑

十四　日本鈔票

吾國軍士，在日本陣亡的兵士屍骸身上，搜出了各種東西。如千人針，護身符之外，還有日記，家書之類，很多哀怨悱惻的文章。除了那些東西以外，還常常搜獲日本通行的鈔票。——人稱之爲老頭鈔票——自五元十元有多至數十元者，大概從他們的軍官屍骸邊搜得的。吾國軍士們拿得了那種鈔票，又不能使用，往往把它撕了燒了。其實這不是便宜了他們的銀行裏嗎？因此有人主張：把那些鈔票，交給長官，到租界裏可以換錢，換了錢，就可以買了槍砲打他們，這不比撕了燒了，合於理智嗎？但又有人說：這也所得無幾，反而引起了麻煩了，我們固然不必把它撕了燒了，我們也可以認爲一種戰利品，和千人針，護身符等，一樣的陳列起來，自有辦法。到停戰以後，死人身上的錢，也是一個問題呢。

十五　荒謬傳單的利用

住在滬西的余友T君，天天感受着日本飛機的威脅，但是他也聽慣了天空的軋軋的聲音，處之泰然。前天忽然從半空中掉下一件東西來，落在他這院內的一片廣場上，一時雞犬飛騰，人聲喧雜，以爲飛機上丟下了一個炸彈，可是落在廣場草地上，並不爆炸，而且也並不像一個炸彈。又以爲敵機時常從高處拋下石塊，而這又不像石塊。走進前去一看，原來是一大捆印刷物，分明是那種荒謬傳單了。但傳單應該是四散分派開來的，這位飛機師貪省力，一大捆整個兒拋下來了。當然他既不欲分散，我們也不給他分散。T君夫人說是：「把它引火燒飯，可以省燒一捆柴。」T君卻主張：「堆在抽水馬桶旁邊，以供穢之用，倒可以用兩三個月」，他們的賢伉儷，都「廢物利用」的贊美呀！

牆頭小說

奇兵

朱信學

黑夜里，風呼呼的響。全團官兵停下在這漆黑的森林里。這裏是陽明堡，四面是山。

大家走得疲乏極了，經過了十幾個山頭，沒有好好的吃過一頓；但大家忍耐着，嚴肅地站着，等候命令。

慢慢的一小隊一小隊分散開來，像螞蟻爬在草裏。一會，在山凹裏，在深林裏，幌着黑影。四野是空曠得叫人寒心。

白天，太陽照着這塊大地，小草兒隨着風搖，鳥飛翔在空中，此外，是寂寞的空氣，寂寞的天。

在早晨，西北方那塊平地上，有一種東西爬起來，軋軋地響着，昇向天空，往南飛開去。在天色剛暗，它們飛回來，一架，兩架，……錯到樹林下面去了。

陳希晃團長，伏在壕裏，從草堆下面，拿起望遠鏡，看得很清楚。他點點頭，心裏在盤算。

那一天黃昏前，天空裏有聲音響，陳團長留心的望着，一架，兩架，三架，……廿四架！他放下望遠鏡，點點頭，心裏又在盤算。

他坐直身子，用睜圓的眼睛看看旁邊的團附。他伸出拳頭，咬緊一下牙齒。

黃昏來了，月亮光淡淡的。隊伍開始移動，一部份移向後面；一部份往北，踏過濃濃的小道，分兩路：一部份挺直在夜風裏，默默的。

團長的黑影在他們面前出現。全體壯嚴地一個立正。團長輕輕的說話了：

『大家忘了出發時候的話沒有？要決心，我們才有勝利！』聲音像是鋼鐵的。『現在正是時候了！隨着我，勇敢的衝上去！』

弟兄們從腰里拔出手溜彈。王營長第一個跳向前去，團長指示正確的路線。隊伍浪潮似的激衝過去。

『衝，衝，殺呀！』

轟！轟！手溜彈爆發了，前面，焦黑一片。

爆炸的巨響搖動了大地。火延燒着，從這一架到那一架，很清楚看得見。幾個敵兵在烟霧裏狂奔。

突然，一批守備的敵兵迎上來。將士們揮起大刀，英勇的挺向前。一個倒下了，另一個接上去。雪亮的刀在火光下晃，一步進一步，隨着它，滾下敵兵的頭。

火漸漸熄下去，但敵兵的東西沒有了。砲火密集了，愈來愈多，砲火越過來。坦克車也拚命馳過來。王營長中彈倒下去，弟兄們搶着負在肩上，急速地離開。

隊伍整齊的退下了。敵兵不敢進。天有些微明。團長拐着脚，冷冷的眼光落在僅剩的幾十個臉上，似乎告訴他們：我們勝利了！

死（小說）（下）

白兮

整整的一個下午，他勤愼地工作着。雖然做着違悖自己良心的工作，不僅是他一個人，有好幾個，可是他們都默默地，並且也誰都不敢說什麼。黃昏來臨時，他實在不能繼續做下去了，他的喉管乾裂着，胸部劇烈的疼痛着，他的全身的力量，已失掉了他，背着一個沙包沒走上幾步，頭暈把他摔在地上了。

待他醒來的時候，天空中已掛了一個悽寂的月亮，槍聲，因爲早以聽得習慣了，所以反覺得沒有這回事似地，可是這時候聽來，卻覺得聲聲都是震動他的衰弱的心兒了。

他向四面一看，看見沒有什麼人，一個思想活潑地跳進他的頭腦里來：

『逃吧！』

他輕捷地跳起身來，他預備跑了，可是沒跑上幾步，一個高大的影子喝住他：

『站住！』

他的頭頂像被天雷擊打了一下，他站停下來。從陰暗里走出個中國高個兒來：

『你想逃麼？好，我送你回老家去吧！』

一把黑沉沉的手槍拔出來了。李大急叫起來：

『我幫你們做工的呀！我……』

可是中國高個兒險惡地說：

『都是一樣的，做不做都要死的！因爲你特別要早死，東洋兵，你太怕死，是中國人，何話：……哼！我無論如何饒着那不要臉的！我送你回老家去吧！』

『不……』李大沒叫出第二個字來，槍聲已響了，他的眼睛里閃出萬千個金星來，他的身體騰空了。然後又像往下直摔。他想：

『死了！』可是他有點悔恨着：

『我爲什麼要替他們做！』

他還有一些時候想到那個倔強者，可是他想的八萬上一點，他什麼都不覺得了。他死了！

（完）